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周文紀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籍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　能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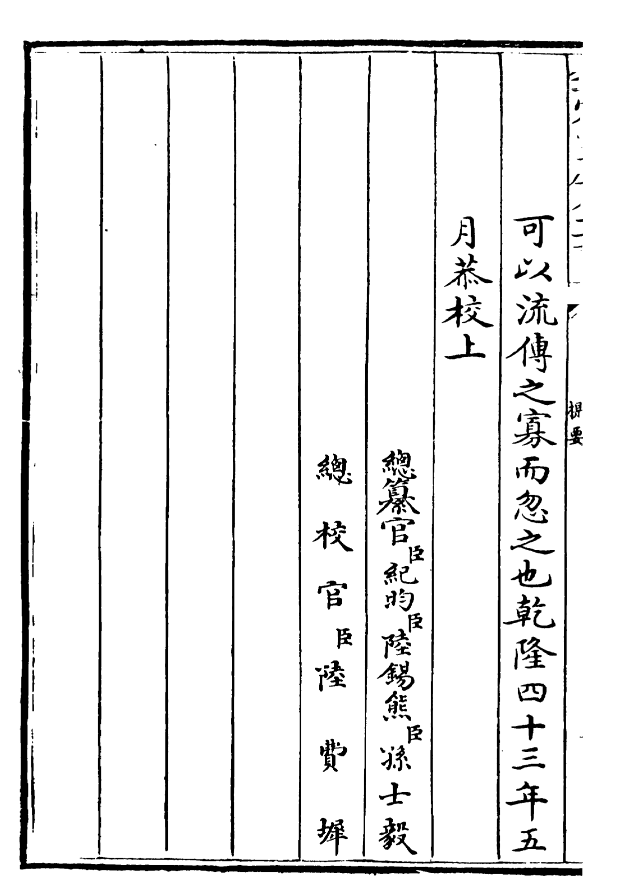
後周文紀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後周文紀八卷明梅鼎祚編按東漢東晉之名所以别於西南齊之名所以别於北若周則豐鎬舊京年祀綿遠中原江左别無國號相同盧思道作興亡論題曰後周殊為無義故令狐德棻所撰國史但曰周書

鼎祚仍以後題未免失於刋正所録宇文氏
一代之文不過八卷而庾信一人乃居五卷
次則王褒撰著尚十八篇使非借材異國其
寂寥更甚於高齊然宇文泰為丞相時干戈
擾攘之中寔獨能尊崇儒術釐正文體大統
五年正月置行臺學十一月命周惠達唐瑾
制禮樂大統十一年六月患晉氏以来文章
浮華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仍命自今文

章咸依此體今觀其一代詔令大抵溫醇雅令有漢魏之遺風即間有稍襍俳偶者亦擒詞典重無齊梁綺艷之習他如庾信集中春賦鐙賦之類大抵在梁舊作其入北以後諸篇亦皆華寔相扶風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語豈非黜雕尚樸導之者有漸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六朝靡麗之風極而將返寔至周而一小振末



可以流傳之寡而忽之也乾隆四十三年五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後周文紀卷十

明 梅鼎祚 編

文帝宇文泰

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仕魏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關西大行臺弒孝武帝立南陽王寳炬于長安是為西魏封安定郡公位太師大冢宰及閔帝篡位自立為天王追尊奉文王武成初追尊文皇帝廟曰太祖

上魏孝武帝表

魏太昌元年賀拔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為左丞岳復表為夏州刺史及岳為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所害衆遂推奉太祖帝遣追岳軍還洛陽亦追還悅悅附齊神武不肯應太祖表于帝時將討悅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為詞帝詔報

太祖又表復與悅書責之

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横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冦洛等銜冤茹慼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别表既為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為國良策但髙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况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關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

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

孝武帝詔報

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為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

又表

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

命阻兵永洛彊梁秦隴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頻問悦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晩而悦並維縶使人不聽反報覘其指趣勢必異圖臣正為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

又表悦既懼太祖謀已詐為詔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為悦黨援普撥封呈太祖太祖表之曰

臣自奉詔摠平凉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悦窺窬進退量度且

宜往此令若召悦授以内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悦堪為邊扞乞處以瓜凉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

又上討侯莫陳悦表 太祖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悦之意乃表帝引兵上隴追斬悦

臣聞誓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殁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塗志不俟旦直以督將以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子今讎恥未報亦何面

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寃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與仗天威為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

責侯莫陳悅書

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繄公是賴勲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

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喬之志篤彙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為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于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為心猶當知感况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虚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于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狠妒勝嫉賢口血未乾匕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

畀于天下慗于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闕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勑旨名吾還闕亦有别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惟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揔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喬一作髙

賜李遠書 遠字萬歲其先隴西成紀人家高平仕魏尚書左僕射入周進柱國大將軍為宇文護所害遠嘗校獵于莎獨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遠書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與長孫儉書 儉河南洛陽人本名慶明初本魏枝族姓拓拔氏歷夏州摠管

儉為荆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

誨不明信不被物遂于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吾昔聞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蓋謂憂公忘私知無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己以訓羣僚者也聞之嘉歎

庾信撰拓拔儉神道碑云太祖時為大丞相與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 北史末云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

又書

儉為荊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及周

討江陵平以儉原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遷大將軍移鎮荆州摠管五十二州

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不可

與行臺王思政書

崔猷字宣猷魏大統十二年除大都督浙川剌史後年侯景據河南歸欵遣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

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

賜鄭孝穆書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仕魏中書令入周歴少司空

孝穆大統中行岐州刺史當州都督有能名先是所部百姓久遭亂離逃散殆盡孝穆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每歲考績為天下最太祖嘉之賜孝穆書徵拜京兆尹

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敝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慚德

與唐永書永北海平壽人歴東雍州刺史

永子陵少習武藝瑾博涉經史雅好屬文文帝聞其名與永書因名瑾拜尚書員外郎相

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悉掌之歷司宗中大夫兼內史陵位大都督應州刺史

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並周書　北史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略云云

檄討齊神武高歡文齊神武高歡入洛廢中興主而立孝武帝後相疑貳將圖歡授周太祖關西大行臺傳檄方鎮而歡舉兵犯闕帝奔長安是為西魏軍國之政取決太祖焉

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間三五皇家創

歷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沴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皁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靦冒恩私遂竊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爾朱榮行茲篡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兇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為弑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爾朱亟通

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篡弑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王翊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為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闈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竊庛生靈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衛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閣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泄漏乃密白

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腹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歸逃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贍以為東道主人故關西大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勲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即便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拒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

石濟高隆之及婁招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毁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兹大寳溪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荆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詬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闗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清夷百僚師師四隩來曁人盡忠良誰為君側而欲𢦤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為馬包藏兇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鋭師百萬彀騎千羣裹糧坐甲唯

敵是侯義之所在糜軀匪恡頻有詔書頒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虵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群帥百道俱前轅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鎮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功勲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効軍門封賞之科已别有格凡百君子可不

勉旃生靈周書作生人窟穴書作窟宅勉旃書作勅英華光黨外叛作世濟凶黨復為戕虐作殺傷暴虐並非無間北史作無聞遂竊作遂陷清貞剛毅作清直武毅宗廟作宮廟功庸作勳庸

誓師辭大統三年太祖率李弼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乃誓于師

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衆士整爾甲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

大統十一年春三月令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

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已為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已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禄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

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

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畱已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

孝閔帝名覺字陀羅尼文帝第三子篡西魏即天王位其年為晉公護所弒

祠圓丘詔

予本自神農其于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肇有國基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廟為太祖

分使巡撫詔

上天有命革魏于周致予一人受茲大號予惟古先聖王罔弗先于省視風俗以求民瘼然後克治矧予眇眇又當草昧若弗尚于達四聰明四目之訓者其有闕知哉有司宜分命方別之使所在巡撫五教何者不宣時政有何不便得無修身潔已才堪佐世之人而不為上所知寃枉受罰幽辱于下之徒而不為上所理孝義貞節不為有司所申鰥寡孤貧不為有司所恤暨黎庶衣

食豐約賦役繁省災厲所興水旱之處並宜具聞若有年八十已上所在就加禮餼

封功臣詔

惟天地草昧建邦以寧今可大啓諸國為周藩屏

誅趙貴詔貴謀反伏誅

朕文考昔與羣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自始及終二十三載迭相匡弼上下無怨是以羣公等用升余于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此是以朕于群公同姓

者如兄弟異姓者如甥舅冀此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不悅于朕與万俟幾通叱奴興王龍仁長孫僧衍等陰相假署圖危社稷事不克行為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焉如痗但法者天下之法朕既為天下守法安敢以私情廢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興龍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餘皆不問惟爾文武咸知時事

振浙州詔

浙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憫焉其當州租輸未畢者悉宜免之兼遣使巡檢有窮餒者並加振給

降罪詔

朕甫臨大位政教未孚使我民農多陷刑網今秋律已應將行大戮言念群生責在于朕宜從肆眚與其更新其犯者宜降從流流以下各降一等不在赦限者不從此降

舉賢良詔

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衆才以乂厥民今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列九人被舉之人於後不稱厥任者所舉官司皆治其罪

文武授階詔

朕聞君臨天下者非由一人時乃上下同心所致今文武之官及諸軍人不雷爵封者宜各授兩大階

百官奏改正朔服色議詔可

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視聽也逮于
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歷告終
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寔當行録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
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烏

明帝 名毓小名統萬突文帝長子初封寧都郡公晉公護弑孝閔立之在位四年為護所酖弑

放還遠配詔 即天王位元年

帝王之道以寛仁為大魏政諸有輕犯未至重罪及諸
村民一家有犯乃及數家而被遠配者並宜放還

放免元氏家口詔元年

善人之後猶累世獲宥況魏氏以德讓代終豈容不加隱卹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没入為官口者悉宜放免

放免被掠詔二年

王者之宰民也莫不同四海一遠近為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隍賊之境土本同大化往因時難致阻東西遂使疆埸之間互相抄掠興言及此良可哀傷自

元年以來有被掠入賊者悉可放免

改稱京兆詔二年

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稱河南之民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三足烏見大赦詔二年順陽獻三足烏羣臣上表稱慶詔曰

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烝烝來茲異趾周文翼翼

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覃遺仁爰被遠符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翕定惟此大體景福在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普進二級

造周歷詔（武成元年五月是年八月改天王稱皇帝）

皇王之迹不一因革之道已殊莫不播八政以成物兆三元而為紀是以容成創定于軒轅羲和欽若于唐世鴻範九疇大弘五法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

時故歴之為義大矣但忽微成象象極則差分積命時時積斯舛開闢至于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歳晷度推移餘分盈縮南正無聞疇人靡記暑往寒來理乖攸序敬授民時何其積謬昔漢世巴郡洛下閎善治歴云後八百歳當有聖人定之自火行至今木德應其運矣朕何讓焉可命有司傷稽六典仰觀七曜博推古今造我周歴量定以聞

推究赦前事詔武成元年五月

比屢有糺發官司赦前事此雖意在疾惡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問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為推究惟庫廄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為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而事跡可知者有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但免其罪徵備如法

霖雨求言詔（武成元年六月）

昔唐咨四岳殷告六眚覩災興懼咸寘時雍朕撫運應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隤屋漂垣洎于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由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宜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荅天譴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列以聞

量賜夏州死事詔 武成元年六月

頳川從我是曰元勲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

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横流匡兹頽運頼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賛大功克隆帝業而被堅執鋭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成名遂建國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是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賜錢帛稱朕意焉

還長孫儉第詔儉歴遷大將軍夏州總管薨遺啓世宗葬太祖陵側并以所賜之宅還官後詔還之

故柱國鄶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

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吏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北史周書畧

贈秦榮先滄州刺史詔周書孝義傳

孝為政本德乃化先既表天經又明地義榮先居喪致疾至感過人窮號不反迄乎滅性行標當世理鏡幽明

此而不顯道將何述可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大漸詔武平二年帝因食遇毒薨其詔即帝口授也

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脩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並立勲効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今朕纉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

乃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啓手啓足從先帝于地下實無恨于心矣所謂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循理黎庶豐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懷恨目用不瞑唯與仁兄冡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臣等協和為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沒九泉形體不朽今大位虛曠社稷無主朕兒幼穉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寛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

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世道艱難輔邑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禀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衰麻且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地勢為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朕既服膺聖人之教

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此意四方州鎮使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悉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輒奔赴闕庭禮有通塞隨時之義葬訖内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内勿禁婚娶飲食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其事有不盡准此以類為斷死而近思古人有之朕今忍死書此懐抱世道艱難北史作若克念世道顧其艱難近思作可忍書作盡

武帝名邕字彌羅突文帝第四子封魯國公宇文護弑明帝矯遺詔立之在位十七年廟曰高

祖

改元保定詔以下並保定元年

寒暑亟周奄及徂歲改元命始國之典章朕祗承寶圖宜遵故實可改武成三年為保定元年嘉號既新惠澤宜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

頒六官詔

履端開物寔資元后代終成務諒惟宰棟故周文公以上聖之智翼彼姬周爰作六典用光七百自茲厥後代

失其緒俾巍巍之化歷千祀而莫傳郁郁之風終百王而永墜我太祖文皇帝禀純和之氣挺天縱之英德配乾元功侔造化故能捨末世之弊風蹈隆周之叡典誕述百官厥用允集所謂乾坤改而重構豈帝王洪範而已哉朕入嗣大寳思揚休烈今可班斯禮于太祖廟庭

亢旱原降罪囚詔

亢旱歷時嘉苗殄悴豈獄犴失理刑罰乖衷歟其所在見囚死以下一歲刑以上各降本罪一等百鞭以下悉

原免之

文武租賦詔以下保定二年

比以冠難猶梗九州未一文武之官立功効者雖錫以茅土而未及租賦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優崇各准别制邑户聽寄食他縣

減省御供詔

樹之元首君臨海内本乎宣明教化亭毒黔黎豈唯尊貴其身侈富其位是以唐堯疏葛之衣麤糲之食尚臨

汾陽而永歎登姑射而興想況無聖人之德而嗜欲過之何以克厭衆心處于尊位朕甚慝焉今巨冦未平軍戎費廣百姓空虛與誰為足凡是供朕衣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宫内調度朕今手自減削縱不得頓行古人之道豈曰全無庶幾凡爾百司安得不思省約勗朕不逮者哉

政事依月令詔保定三年

二儀創闢玄象著明三才已備歴數昭列故書稱欽若

敬授易序治歷明時此先代一定之典百王不易之務伏惟太祖文皇帝敬順昊天憂勞庶政歷序六家以陰陽為首洎予小子弗克遵行惟斯不安夕惕若厲自頃朝廷權輿事多倉卒乖和爽序違失先志致風雨愆時疾厲屢起嘉生不遂萬物不昌朕甚傷之自今舉大事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宜依月令以順天心

奴婢贖為庶人詔 保定五年

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

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

甲子乙卯日停樂詔天和元年五月

道德交喪禮義嗣興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為敬是以在上不驕處滿不溢富貴所以長守邦國於焉乂安故能承天靜地和民敬鬼明並日月道錯四時朕雖庸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禮云不樂萇弘表昆吾之稔杜蕢有揚觶之文自世道喪亂禮儀紊毁此典茫然已墜於地昔周王受命請聞顓頊廟有戒盈之器室為復禮

之銘刻伊末學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樂庶知為君之難為臣不易貽之後昆殷鑒斯在

舉孝行詔天和元年八月

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一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弔勉以厲澆俗

省徵發詔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

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灾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民亦勞止北史作民勞不止

大旱詔建德五年五月大旱集百官于庭詔之曰

盛農之月亢陽不雨氣序愆度蓋不徒然豈朕薄德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得有隱公卿各引咎自責

荅太子詔建德二年太子于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荅以下並二年

在德不在瑞

婚嫁禮制詔

政在節財禮唯寧儉而頃者婚嫁競為奢靡牢羞之費罄竭資財甚乖典訓之禮有司宜加宣勒使咸遵禮制

頒授老職詔

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弘業君臨萬邦驅此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老職使榮霑邑里

建德三年大赦詔

民生而靜純懿之性本均感物而遷嗜欲之情斯起雖復雲鳥殊世文質異時莫不限以隄防示之禁令朕君臨萬寓覆養黎元思振頹綱納之軌式比因人有犯與衆棄之所在羣官有愆過者咸聽首露莫不輕重畢陳纖毫無隱斯則風行草偃從化無違導德齊禮庶幾可致但上失其道有自來矣凌夷之弊反本無由宜加蕩滌與民更始可大赦天下

文宣皇后喪詔建德三年葬文宣后帝袒跣至陵所下詔終喪公卿固請過葬即吉不許引古禮以答之

齊斬之情經籍彛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于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寮以下宜依遺令依北史作遵

勸農詔建德四年

令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導事非機要並停至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加賑䘏逋租懸調兵役殘功並宜蠲免

伐齊詔 建德四年帝疾引還

高氏因時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為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軍下宜陽釁由彼

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賦繁興齊魯軫殄瘁之哀幽并啓來蘇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不有壹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凉風戒節厲兵誥暴時事惟宜朕當親御六師龔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潛資將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發

遣使周省四方詔 建德五年

朕克已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古載懷夕惕可分遣

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民䘏隱其獄犴無章侵漁黎庶隨事究驗條錄以聞若政績有施治網克舉及行宣圭蓽道著丘園並須檢審依名騰奏其鰥寡孤獨𡨋可哀矜亦宜賑給務使周贍

又伐齊詔　建德五年再伐齊克晉州又下詔

偽齊違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摠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衆危惶烏栖自固暨元戎反旆方來聚結遊䰟境首尚敢趦趄朕今更率諸軍應機除翦

又詔 師次并州又詔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後主奔鄴

前闕人寄喉脣之重棟梁骨鯁剪為仇讎孤趙緒餘降成皁隷民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漏網置之度外正欲各静封疆共紓民瘼故也爾之主相曾不是思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求俾乂帷幄獻兼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羸糧坐甲若赴私讎是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逋醜偽丞相高阿那肱驅逼餘燼竊據高壁偽定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

應時崩潰那肱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之逃卒所知見也若其懷遠以德則爾難以德綏處隣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道家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群雄長驅宇內六軍舒旆萬隊啓行勢與雷電爭威氣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望歲之民室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僞主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牽羊道左銜壁輿門當惠以焚櫬之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相王公已下衣冠士民之族如有深識

事宜建功立効官榮爵賞各有加隆若下愚不移守迷莫攺則委之執憲以正刑書嗟爾士庶胡寧自棄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璽書所至咸使聞知

平并州大赦詔後主初奔鄴留從兄高德王延宗守并州至是擒延宗并州平

昔天厭水運龍戰於野西京圯隔四紀于茲朕垂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邠民于海内混楚弓于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譓僞主高緯放命燕

齊怠慢典刑傲擾天紀加以背恵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民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勍敵偽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草間偽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號與偽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拾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延宗衆散解甲軍門根本既傾枝葉自實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疆之慶非獨在余漢主

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髙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偽朝亦從寛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其齊偽制令即宜削除鄒魯縉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録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朞月有成庶幾可勉臣民北史作臣庶

平鄴追恤戰亡士後詔以下並建德六年

自晉州大陣至於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

追卹斛律明月等詔

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偽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偽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窆措其見存子孫各隨蔭叙録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

毀撤齊國園臺詔

偽齊叛渙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

為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槩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力役之勞方當易玆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平齊寬䘏詔

無侮煢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偽齊末政昏虐寔繁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

不飲不食僵仆九逵之門朕為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寛宥兼行振卹自偽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偽齊被掠為奴婢者不問官私並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往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有癃殘孤老饑餒絶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撿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

遣使巡方詔

東夏既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機念存康濟恐清淨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達寢興軫慮用切于懷宜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覲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在弘益

毀撤京師宮殿詔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髙堂肆其嗜欲往者冡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别寢事窮壯麗非

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內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存北史作從

毀撤并鄴宮殿詔

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甍宇雜物分

賜貧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畢狹

禁娶母同姓詔

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自今已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

除配雜科詔

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道有

沿革宜從寬典凡諸雜户悉放為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削世輕世重北史作以輕代重

減省六宫詔

正位于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宫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遍于生民命秩方于庶職椒房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贊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

人御妻三人自茲以外悉宜減省

加晉公護殊禮詔 保定元年

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

命晉公護東征詔 保定四年

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弧矢之威干

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天命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季孟勢窮伯圭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斯在仲冬同會并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吕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祇受有司宜勒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

賜晉公護樂舞詔天和五年

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名多闕宜賜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誅晉公護詔天和七年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寔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頴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加永尋摧割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闕二字藏智護內懷凶悖外託尊崇凡厥臣民誰亡怨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

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已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户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尚阻疆場待戎旗之備武夫資扞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未効庸勲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彤墻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眎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焉頹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畏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

責令肅正典刑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

追尊孝閔帝詔帝初封略陽公受魏禪為晉公護逼遜位幽而弑之武帝誅護乃詔諡孝閔皇帝

慎始敬終有國彝典事亡如存哲王通制義崇追遠禮貴尊親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歷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

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獸噬驂蒼鷹集殿幽辱神器戕酷乘輿寃結生民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

報于謹詔謹還太傅大宗伯保定二年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名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彊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檝弘濟于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于謹為三老詔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兹南面何敢遺此黄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純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

勞達奚武璽書武字成興代人歷位太傅

武為同州刺史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獨

位三公不可同于衆人在常祀之所岳既嚴路嶮絶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承籐援枝然後得上晩不得還即于岳上藉草而宿至旦澍雨遠近霑洽高祖璽書勞武

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隂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于懐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幸李賢第詔賢家高平初高祖齊王憲之在襁褓也以避忌不利居宫中太祖令

於賢家處之六載乃還宮及後高祖西巡幸賢第詔曰

朕昔沖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勳德兼著受委居朕輔導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食彼桑椹尚懷好音矧茲惠矣其庸可忘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乃至子姪等可並預宴賜

追贈李遠詔 遠子植與孝閔帝謀欲誅晉公護事泄護害植併逼遠自殺建德元

年護誅乃詔追贈謚曰忠

故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遠早蒙驅任夙著勲績內參帷幄外屬藩維竭誠王室乃罹橫禍言念貞良追增傷悼宜加榮寵用彰忠節贈本官加陜熊等十五州諸軍事陜州刺史

封蕭大封大圜等詔于謹攻江陵梁元帝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並梁簡文帝子也江陵平歸西魏至周保定二年詔封

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圜等梁國子孫宜存優

禮式遺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圀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

致後梁沈重書 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

重仕梁歷五經博士及江陵平留事後梁主蕭詧累拜都官尚書領羽林監高祖以重經明行修至梁徵之仍致書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鐘律授露門博士

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踈義隨運舛

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虵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音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寅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末叶於遺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卞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所望鳳擧鴻翽俄而

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詔答沈重

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還梁高祖優詔答之重固請乃遣送梁主蕭巋拜太常卿隋開皇三年卒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
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祗
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
事求賢義乖來肅並周書

與傅伏大安人齊行臺右僕射歸周終岷州刺史

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令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以
金馬腦酒鍾二爲信公宜急下三國典略伏傅伏東雍州刺史周
武帝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
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

公即給告身以金馬碯二酒鍾為信伏不受　按此亦本口語且止并州至急下為語耳其授上大將軍云云則史氏叙事也尺牘亦載作書據所引典畧也

勑姚僧垣 字法衛吳興武康人

公年過縣車可停朝謁若非別勑不勞入見 周書

遺詔 宣政元年

人肖形天地稟質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旦求衣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傾肇

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號朕上述先志下順民心遂
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定而民勞未康每
一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
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
王公以下爰及庶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工不負
太祖下無失為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
處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資用
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即葬葬訖公

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悉放還家

玉升銘 周武帝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準為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深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癸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為式

此銅升之銘也

其玉升銘曰

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蕤賓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形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以聞勑納于天府暨五年歲在協洽皇帝迺詔稽準繩

考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以合太平權衡度量隋書律歷志其玉升云云則前似亦一銘矣然此云鎔金正銅升也未詳有二玉升隋志叙尺内又作修倉地得古玉斗以為正器造律度量衡改元天和 案志此則銅升之銘

後周文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周文紀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紳

後周文紀卷六

明 梅鼎祚 編

宣帝名贇字乾伯武帝長子即位元年傳位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二年薨

尊天元上皇太后册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尊后為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復上尊號

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册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册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增

奉鴻名光緝常禮俾誠敬有展懽慰在玆福祉無疆億
兆斯賴

天元聖皇太后册 武帝李皇后大象元年為天皇太后二年復上尊號

天元皇帝臣諱奉璽綬册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
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瑞肇丹陵慶流華
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因心盡敬未極尊名是用
思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
厥孫謀

天元四皇后加太册宣帝楊皇后隋文帝長女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二年詔並加太

帝降二女后徳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内正六宫庶弘賛柔徳廣修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曷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

楊后為天元太皇后册

咨爾含章載徳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

玆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寅荅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

朱后為天太皇后册 宣帝朱皇后大象元年為天皇后二年改號太生靜帝

咨爾彌宣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堯門表慶嘉稱既降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

陳后為天左太皇后册 宣帝陳皇后大象元年為天左皇后二年改號

大又立為天
中太皇后
咨爾儀範柔閑操履凝潔淑問彰于遠近令則冠于宮
闈是用申彼寵章加茲徽號爾其復禮問詩披圖顧史
永隆嘉命可不慎歟
又立天中太皇后册
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軒嚳繼軌次
妃並四虞舜受命厥娶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無朕祗
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

帝所以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儷且坤儀比德土數惟五既縟恒典宜取斯儀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爰主粢盛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顯册

元后為天元太皇后册　宣帝元皇后大象元年為天右皇后二年改太

咨爾資靈姜水載德塗山懿淑內融徽音潛暢是用加兹寵數式光踐禮爾其聿修儀範肅膺顯册祗承休命可不慎歟

尉遲后為天左太皇后册　后初適西陽公溫溫坐父亮反誅入宮拜

長貴妃大象二年立為天左太皇后

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既徽音茂德朕寔嘉之是用弘兹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厥猷寅荅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

修復洛都詔大象元年發山東諸州兵起洛陽宮移相州六府于洛稱東京六府

河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于天陰陽所會下紀于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阜安乃建王國時經五代世歷千祀規模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馭城闕為墟君子有戀舊之

風小人深懷土之思我太祖受命酆鎬胥宇崤函蕩定四方有懷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徃巡東夏省方觀俗布政此宮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祗承寳祚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遊覽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為功易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内咫尺非遥前詔經營今宜停罷世北史作舊

傳位太子闡詔帝傳位自稱天元皇帝

有聖大寶寔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與能幽顯同謀確乎不易域中之大實懸定于杳冥天下為公蓋不避於内舉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河洛之錫武功文德光格區宇創業垂統永光無窮朕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羣后不貳之心職貢與雲雨俱通憲章共光華並亘圓首方足咸登仁壽思隆國本用弘天歴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叶无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肅而成天禄之期不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

海深合謳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為大象元年

洛州遷户聽還詔大象元年

洛陽舊都今既修復凡是元遷之户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陽幽相豫亳青保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

災異修省詔大象元年十二月以災異屢見帝御露寢見百官詔曰

穹昊在上聰明自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

臨區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斗主於爵禄軒轅為於後宫房曰明堂布政所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人失序女謁上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克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誠開直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宫闈修德宜

宣諸内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官人北史作宫人

除刑書要制詔大象元年帝誅殺無度又廣刑書更峻其法

高祖所立刑書要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隋書

追封孔子後置廟詔以下大象二年

盛德之後是稱不絶功施于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叙彛倫至于幽賛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歷服膺教義眷言洙泗懷道滋

深且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別于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天旱原罪詔

朕以寡薄昧于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陰陽調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既軫西郊之歎將虧南畒之業興言惕夕無忘鑒昧良由德化未敷刑政多舛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思覃寛惠被之率土見囚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

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道及常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

靜帝名衍改為闡宣帝長子在位三年禪于隋

司馬氏為皇后册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二年立為靜帝后以消難奔陳廢為庶人

坤道成形厚德于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歷内政為助昭被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

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庶任姒之芳塵禕翟有光粲盛無怠雖休勿休以隆嘉祚

誅尉遲迥大赦詔大象二年

朕祇承洪業二載于茲籍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姦慝因緣戚屬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湖之痛四海窮遏密之思獨幸天災欣然放命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

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貔貅之勢芟夷縈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濵擒斬元惡群醜喪䰟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為治聖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實深慚德思弘寛簡之政用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逥元謀執迷不悟及逥子姪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

賜姓復舊詔

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為後蓋明辯親疎皎然不雜
太祖受命龍德猶潛籙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
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
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
不愛其親在行路而敘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為歴數有
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臨區寓累世于兹不
可仍遵謙抑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

改元大定詔

朕以不天夙遭極罰光陰遄速遽及此辰窮慕纏綿言增號絶踰祀革號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為大定元年

舉才詔 大定元年

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賢為重去歳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歇遐邇勞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兹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無

麈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于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為庶幾可至

晉公護宇文帝兄邵惠公顥少子封晉國公位太師大冢宰以專暴為武帝所誅

與趙公招書趙公名招字豆盧突文帝子進封王以謀害隋文帝被誅

陸騰字顯聖代人遷隆州揔管領刺史武成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護與招書於是命騰入朝副憲東討

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周書

閻姬河南河陰人

與子宇文護書

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護居宰相之後毎遣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悦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天地隅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絶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

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殁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頼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别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

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寳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寳掌賀拔紇于各别分散寳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寳掌營在唐城内經停三日寳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

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

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裹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

所有求皆可得母子興國何處可求假汝位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亦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于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

此理勿以為怪三女北史作二女劉新婦等作劉新婦及汝新婦等恙作損次者作第二六七十人作六七千人分離作分隅不以作勿以

宇文護報母書護字薩保

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為公侯母為俘隷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

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寃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于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竝許矜放初聞此㫖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于河東拜見遥奉顔色崩動肝腸但離絶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惟叙齊朝寛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宫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

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鄰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横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值神機原其事跡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于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顔履戴負媿神明

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况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别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宜見北史作宣先矜放作哀放哀動作哀慟各值作各遇霈然之恩作齊朝霈然之恩有家有國作

有國
有家

周有司移齊書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為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暑指尅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氷

霜行及方為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
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
圖愛人以禮豈為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
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
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卧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
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為二兵出函谷
則韓裂為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
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寃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

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為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儻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為惠不終祇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宜内省豈宜有間並周書

齊王憲字毗賀突文帝第五子為宣帝所誅

上武帝助軍費表高祖東討憲賛成其事上私財以助軍費詔不納而以表示公卿乃詔憲率衆為前軍㨗主奔鄴及鄴破湝尚據信都憲軍過趙州獲湝間諜二人乃即充使與湝書大破之禽湝

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虵外剪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海不澄衛玆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

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

與齊任城王澄書

山川有閒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惟宜承始届兩河仍圖三魏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歷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酋既犇竄于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于旌門德義振于無垠威風被于有截彼朝宿

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揔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狥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夫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

知以弱卒弊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汙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文苑英華作履納周書作納履三魏作三位導化作導禮弊甲作瑣甲

滕王逌字爾固突文帝少子位上柱國為隋文帝所害所著文章頗行世

庾信集序

盖聞五聲調應則宫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寔

王政之由復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敘人倫移風俗化天下㷀夫吟咏情性沉欝文章者可畧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庾源其得姓皇晉之代太尉闡其宗譜烏奕氤氳布在方策國史家牒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遂昌縣侯祖易徵士隱遯無悶確乎不拔宋終齊季早擅英聲父肩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

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佩犢帶牛有侔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入為司憲中大夫帥掌三勑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于斯為盛嘗正旦上府賦詩曰詰旦啟門闌繁辭湧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高三尺厚氷深一寸寒短笋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扶搖

忽上摶栖烏遷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義重虚薄報
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隨蓮葉歘未用竹根
丹一知玄象法詎思垂鈎竿其王事之中優遊如此出
為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賄人不忍欺
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復為司宗中
大夫摠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自
梁朝筮仕周氏馳驅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
十有七齒雖耆舊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

名貴盡為虛襟信降山岳之隆藴煙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少而聰敏綺年而擒華譽鄙歲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逾甚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説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緗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之敏世

叔五行之速強記獨絶博物不群年十五侍梁東宮講
讀雖桓驎十四之歲荅宿客之詩魯連十二之年杜離
堅之辨匪或斯尚同日語哉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
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連類曾何足云解褐授
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尋轉尚書度支郎
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夜不離閤
無愧于黄香開霧睹天有同于樂廣仍為郢州别駕刺
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

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盖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兼通直常侍使于魏土接對有才辨雖子貢之旗鼓陳説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為正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為東宫領直春宫兵馬並受節度龍樓蘭錡寵寄逾隆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宫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有生荆之痛出往上流來歸全楚于時州后即湘東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恥之功淮海有

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即于荆江驟
置文物復為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中興司直具瞻斯
在貴戚斂手豪族屏氣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貂右
珥戎章再徙阮籍非好之職鄭默粲衆之官著德廊廟
切問近對拜武康縣開國侯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
山礪貽厥于后即以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
來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
晉宣雄踰魏武功高綱地道映在田一見于山賜識如

舊屬我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衡尋值本朝青盖入洛于是捨節入仕乃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高官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黄權魏時首膺斯命降在季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出為弘農郡守職寔剖符寄深分竹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惟士則慍喜不形于色忠恕不離于懷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韓康之養

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為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王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携老入關亟移灰琯烝烝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依欄之感晉國公廟期受託為世賢輔見信孝情毁至每自憫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羇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揚都有

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付之後爾余與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搢紳懸諸日月焉

于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仕魏柱國大司徒入周遷太傅改封燕國公

傳梁檄周伐梁于謹大軍攻樊鄧岳陽王蕭詧會之傳檄于梁元帝出降　西魏恭帝元年平江陵時宇文泰輔政三年而魏禪泰之子毓為周典畧竟稱周從之

告梁文武衆官夫作國者罔弗以禮信為本惟爾今主往遭侯景逆亂之始實結我國家以為隣援今忽背德黨賊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擾我邊人我

皇帝龔天之意弗敢以寧分命衆軍奉揚廟畧凡衆十萬直指江陵

伐梁射城内書

梁後畧云上自長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此君射書城内　按此太平御覧所引其云上者元帝也是時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並統師不知此君為何令附于謹後

今者行兵不貪城隍土地不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濟此生民廣訪民人擇善而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領觧蟻聚窮城寂無求問尋此異卜良用致惑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歷授東揚州刺史）

上明帝陳時宜封事（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事）

其一崇治方

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

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蓋謂猛濟為賢未甚優
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于民過急則刻薄傷緩
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
遇之宜在舒疾得衷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
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
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于興邦致治事
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
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

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于寛政然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

其二省造作

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

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其三明選舉

選曹賞錄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

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郡自可內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禄為重修身履行以纂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其四重戰伐

魏祚告終天睠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敗擁逼山東

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邉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彊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彊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寛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

其五禁奢侈

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焉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厥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

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事遂施行

柳虯字仲蟠鮮人歷祕書監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卒

上文帝論史疏虯為宇文泰丞相府記室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盖所以為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于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横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致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伏惟陛

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

書簡 魏文帝崩太子欽嗣立三年周太祖時為安定公廢之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元年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於朝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告諭公卿

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于安定公曰是子才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

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是子才北史作此子也才

盧辯為安定公告諭公卿辯字景宣范陽涿人

嗚呼我羣后曁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于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曁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玆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顔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革北史作弗

長孫紹遠 字師河南洛陽人少名仁歷小司空

啓明帝

周六官建紹遠拜大司樂初紹遠為太常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惟黃鍾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其浮圖三層上有鳴鐸焉音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因啓世宗行之所奏樂以八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七為數詔與紹遠詳議遂定為八後高祖讀史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懸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復奏然竟廢八音屬紹遠遘疾與樂部元樹書疾篤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

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

魏氏來宅秦雍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佑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

明帝詔荅

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

裴正上論樂書

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創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為正調之首

奏武帝

天子懸八肇自先民百王共軌萬世不易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

章

與樂部齊樹書 周書作與齊樹之

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毋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

遺表 紹遠疾篤命其子覽曰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乃上遺表

謹按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搉而言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泰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並北史

賀蘭祥軍司

檄吐谷渾文武成初吐谷渾侵凉州詔賀蘭祥與宇文貴揔兵討之祥乃遣其軍

司㣉吐谷渾與戰大破之拔其兆陽洪和二城

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為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于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横噬龜玉已毁喁喁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翦無思不服天鑑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臯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羣后率職故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邉

隙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蕺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懐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鋭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脤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

杖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
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
弓之民摠窮廬之衆鮮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
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
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為
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
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宗湮祀良助寒心幸思
嘉謀以圖去就

李充信等

上言豳國公廣表（廣為太祖兄邵公顥之孫除陝州總管以病免母李以廣患憂歿廣又以毀薨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加贈太保）

臣聞資孝成忠生民高義旌德樹善有國常規竊惟故豳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羣后功懋維城受脤建旃威行秦隴班條驅傳化溢崤函比膺理外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漸愈而災釁仍集丁此窮憂至性過人遂增舊疾因兹毀頓以至薨殂尋繹貫切不

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已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簡素非泰政而褒昊禮議石椁而美厚薪今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恩幽魂爰敕有司申其宿志窀穸之禮庶存儉約

武帝詔荅

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幽國公廣藩屏令望宗室表儀

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匡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毀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叙于中尉東海謙約見稱于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黜殯之請無虧令終

黎季明　名景熈以字行河間鄚人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上武帝言大旱書　季明好占玄象頗知術數為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書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璋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

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為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誡倘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荅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覬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水雨年復不登民將無覬如

又荐饑為慮更甚

又上書

時富豪之家競為奢麗

李明上書帝覧而嘉之

臣聞寛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寛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揺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恵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乗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

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民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尚耀于衢路綺縠猶侈于豪家裋褐未完于細民糟糠未厭于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曽不如婢隷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

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于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

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至治北史作治道豪家作豪富用當其器作任當其用

上言外史廨宇時屢移未有定所李明上言於是廨宇方立

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儀等石渠司同天祿是以廣内祕府藏言之與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雖愚瞽猶知其非是以去年十一月中敢冒陳奏將降中旨即遣修營荏苒一周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人仕周大宗伯入隋終冀州刺史

請赦斛斯徵密奏煚武帝時遷御正上大夫素與齊州刺史斛斯徵不恊徵坐事下獄踰獄走帝購之甚急煚密奏從之

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為災可因兹大赦北史

韓褒字弘業昌黎人歷拜少保

請放還俘賊奏褒保定三年為汾州刺史擊攫齊寇故事因送京師褒奏許焉

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

後周文紀卷二